



UWTSDB 本科生課程

學庸

2019-2020 學年第二學期

第十一、十二講

目次

中庸之十四	1
君子素其位而行	1
在上位不陵下	18
子曰：射有似乎君子	25
中庸之十五	29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必自邇	29
詩曰：妻子好合	30
中庸之十六	35
子曰：鬼神之爲德	35
詩曰：神之格思	40
中庸之十七	43
子曰：舜其大孝也與	43
詩曰：嘉樂君子	55

中庸

(之十四)

君子素其位而行

前面講到，「君子胡不慥慥爾」，那就是把前面所講的「忠恕之道」，五倫用功夫「各盡其分」地，怎麼樣事父母，怎麼樣事君這些都講過了，「言顧行，言顧行」，下面接著就講，

經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，行乎富貴。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。素夷狄，行乎夷狄。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，而不自得焉。



「素其位而行」，「位」就是我們的本位，前面講的，「君臣、父子，兄弟、朋友」，各有各的本位。要守住本位，



盡到本位應盡的本分，這就是修中庸之道。守住這個本位，每一天我們所辦的事情，就要盡到我們自己，應盡的責任。

前面講的，四種君子之道，那個就是講五倫，五倫就是「敦倫盡分」，「盡分」就是盡到自己的本分，「敦」是敦厚，「倫」是倫常，就把這五種人倫，在這上面盡到自己本分，每天都這樣在盡分上用功夫，你就是「敦倫」。倫是倫常，也叫倫理，它是有條理的。在人与人的關係之中，我們盡到本分，就是在修養中庸之道，修到極處，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就是證到了「天命之謂性」，就得到自己「本性」了。

「素」是平素的，學中庸之道，就是平素，日常地在家庭裡面、在社會上，跟一切人來往你就照這樣做。「素其位」你平素就按照你自己，在什麼地位，盡到你自己的本分，「而行」你就這樣去修行。「外」是你自身以外，你本人以外，就是他人。「不願乎其外」就是



不要想著他人對待你怎樣。「願」是自己的願意，我們一般人總是這樣，我對待朋友這樣，朋友也應該怎麼樣地對我好啊。甚至於在家庭裡面，兄弟之間，也要求對方，對自己應該好一點，這叫「願乎其外」了。

你是一個君子，講究素其位而行，但求盡到自己本分，你自己在哪個位子，就盡到哪個位子，應盡的本分叫「素其位而行」。比如說，你在家庭裡面，你是父親的地位，你就盡到自己，父慈子孝這個「慈」，慈愛的這個本分就好。你是兒女的地位，你就盡到孝順之道，你不必要求我盡到孝道，父母應該對我慈愛。在這個經裡面講「不願乎其外」，你不要要求父母對你怎麼樣好，你不必要求，父母是父母他應盡的本分，你儘管自己盡到孝道就好。那就是「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」。你在外面對待朋友，甚至於對普通人，你都是只管我們自己，應該怎麼樣對待人，拿君子之道來待人。你不要想著人家，應該怎麼樣



對待你，怎麼樣回報你，你不必存著這個願望，這叫「不願乎其外」。

◆ 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」。這就是「素其位而行」，「素富貴」你是富貴之人，你在一個富貴的地位。有財富，政治地位很高，或者在事業上面，你是銀行的總經理，大財團裡面一個董事長，這是貴。「行乎富貴」。你有這個財富，不能說你的財富愈多愈好，準備交給自己的子孫，這個作法靠不住。你拿這個財富，救濟那些貧窮之人。

就拿現在的台灣來講，讀書人上學吧！有錢的人，你的兒女上大學，學費沒有問題，你甚至於把他送到美國去留學，也沒有問題。可是現在有一些窮人，他上中學的學費都繳不起，還是很多啊！你這麼多的財富，你不妨就拿出來，救濟這些貧窮的人，你就是在這個富的地位，你就行富應有之道。孔子講：「富而好禮」，「富而好禮」，「禮」是什麼呢？「禮」的本質就是禮讓，把自己多餘的，要讓給別人。你在富有的地



位，把自己的財物，要推讓給別人、救濟別人，你就是富有的人，「行乎富」者應有之道。

貴呢？你在政治上，在孔子那個時候是春秋，春秋那個時候，你或者是一國之君，或是在國君朝廷裡面，你是大臣、是卿大夫。無論是國君也好，大夫之家是個卿大夫也好，就是貴族的地位。在今日之下，你在政府裡面的首長，機關首長，你也是貴族地位。你在貴族的地位，你就應該行乎貴族的本分。孔子教人家學道，孔子的教育，它就是從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，」到「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」這是一個系統。

最重要的一個原則，就是要利益他人，教育就是要教一切人都要利益他人，利益他人就是成就自己，在學道上面，道業能夠成就。你學道的人，處處要自私自利，遇到有名、有利，一切就不管了，要跟人家爭奪了，這個修道就不能學了。



學道的人，遇到名、遇到利，利是一切
的權力，一切的利益，處處讓，讓給別
人，自己有的也分給別人，分給別人、
推讓給別人，人家得到好處了，是利
人了，利了人的話，你自己什麼呢？你
的權利也給人了，名譽也給人了，名聲
也給人了，你自己得的什麼呢？你自己
得的是在道上面進步了，你講這個「忠
恕之道」你學到了。所以就是這麼個學
法子，因此在「素富貴」，要「行乎富
貴」。人家沒有財富，沒有政治地位，
沒有政治地位他就沒有公權力，想做
好事沒辦法做，有公權力，你制定一個
好的政策，那就是論語裡面講，「惠而
不費」。你用政策來利益，那些一般人
民，你就是在這個「貴」，這個政治地
位上面，來利益很多人。你有財富，你
拿財富來救濟人，你這個都是叫做「素
富貴，行乎富貴」。

◆「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呢？既沒有財富，
這是貧窮。「賤」不是指人格不好，這
是講自己，沒有政治地位的人。「行乎



貧賤」。俗話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」，有錢財的當然出錢財，出財富，有力量的我就出力量，我沒有錢財我有力。做義工，我也可以幫助人家，做一些好事情。

或者你沒有體力，你是個讀書人，自己有學問、有智慧，他可以用他的言語，勸勸人家往好處去走，這個可以辦得到的。你用言語，你寫文章教人家學好、學道，你這就是利他了，利益他人了。那麼「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，你用你的體力，用你的言語、文章，為社會大眾來服務，這是一種積極的講法。

再說到「貧賤」，守住貧賤。孔子曾經講，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我們一個讀書人，學道的人，「窮」要「固窮」，守住自己的人格，不要變，守住這個人格，繼續的要求學、修道，這是行乎貧賤，在貧賤的地位，就要按照這個地位來行。那就是說我們一個君子，學道的人，不管環境如何，富貴的環境，我就行乎富貴，貧賤的環境，我就



按照貧賤的環境，來學道、來行道。

◆ 「素夷狄，行乎夷狄」，「夷狄」是在中國以外的那些異族人，他們那個時候，大概說是沒有受過禮教，禮樂的教育，大概與中國的文化不相同。「行乎夷狄」啊！夷狄有夷狄的風俗習慣，你到他那裡是入境隨俗，你隨著他的風俗習慣。

雖然隨著他的風俗習慣是不錯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是受過中華文化的熏陶，就孔子那個時候說，中華文化是什麼呢？從伏羲氏，神農、黃帝、唐堯、虞舜，以至於，夏、商、週三代，到了孔子，這些帝王都是聖人，他們這些一方面是治國平天下，一方面拿教育，那個王道的教育來教育一般人。你是中國人，你都是接受先王的「王道」的教育，你就是到了夷狄了，你要守住你所受過的「王道」的教育，五倫的道統，就是要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朋友講信用。你就是到夷狄，他們的風俗習慣雖然不同，你照著這樣，去對待一切人，



夷狄他一樣歡迎你。

為什麼呢？五倫之道，這是從人的「本性」裡面發出來的，你按照「本性」這樣做的時候，「夷狄」雖然不明瞭這個道理，你以真誠的心來對待他，自然他會感動，他覺得你這個人非常好，他很歡喜地，跟你相處。他長期地很歡喜跟你相處，你慢慢地就能感化他，這個不是對於「夷狄」，「夷狄」是人類。不但對於夷狄，人類能夠感化，對於非人類那些動物，鳥獸，你都能夠感化。在列子，古時候有一本書，列子裡面講的，那個小兒童到水邊，遊玩的時候，水邊那個鷗啊，鷗鳥，那個鷗鳥見到兒童在里，牠也不害怕，天天跟那個兒童玩，兒童也跟那個鷗鳥在一起玩。有一天這個兒童的父親，叫那個兒童，你明天到海邊，到那個水邊，你帶幾只鷗鳥，回來給我玩一玩，我把牠放在籠子裡面，我每天都可以欣賞，那個小孩子說，這個沒有問題，我明天帶幾只回來就好了，到了第二天，一到那個水邊，



還沒有到的時候，那個鷗鳥趕快，通通都飛走了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兒童一但心裡有這個意思，要想把鷗鳥捉回來，帶回家關在籠子裡面，那個鳥就知道了。原來沒有這個心思，那個真誠心，兒童有天真的那個心，那個鳥不害怕他。

所以說我們用真誠心，可以感動一切人，不但對於人，對於一切的動物都會感化的。這是中國文化，講究「先王之道」就是這樣，他就拿我們每一個人的理性，「中庸天命之謂性」。根據這個理性來待人的話，你就是到「夷狄」，長期的在「夷狄」，你就能夠感化「夷狄」。這個跟我們現在不相同，我們現在是，學外來的文化，外來的文化講人權，人權實際上說實在不好，人權就是叫人家講到，開始講的是不錯，是維護個人的權利，這還是無可厚非的。可是西洋的文化，它有它的流弊，流弊是什麼呢？講到極處，個人維護自己的權利，講到最後就是，自私自利到極處，



只有自己沒有他人，這就是有反效果了。它跟中國文化絕不是一樣的，中國文化是，處處要「恕道」，要關懷別人，放棄自己私人的利益，要讓給別人，這個沒有流弊的。所以有這種文化，才能真正感化人家，才能夠為持家庭里的和睦，家庭里沒有問題。在社會上，這個社會的風氣很淳厚，人與人之間是和諧相處。絕對不會你爭我奪，爭奪到了最尖銳化的時候，就是殺害了，互相殺害了。

你講講這個中庸之道，「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。素夷狄，行乎夷狄。」拿這個中國王道的文化，王道的育，拿自己所修行的功夫，來感化一切。就可以把現在社會會上這種搶劫，互相殺害的風氣，可以改，不是不能改。問題是我們懂不懂這個道理，接受不接受這個道理。你接受這個道理，我可以保證，你不怕台灣現在這個，社會這麼亂，你只要在上位的人，能夠這樣做的話，你不必在政治上互相爭奪，互相爭取。你就



是沒有政治地位，你有學術地位，你有大眾傳播地位，你可以把王道的教育，來進行社會教育。那麼這個社會風氣，政治風氣馬上可以改，問題就是你不肯這樣做。



「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」，在人世間，天災人禍那麼多。這還不算，我們在社會上做事情，處處跟別人都有利害衝突的，就算平常你不想害人，你做事情當中，難免就有疏忽的地方，得罪了別人。或者我們做正人君子所做的事情，妨礙人家，斷了人家的利益了，遭人家的怨恨了，因此人家來陷害。這就是「患難」了。在「患難」之中，我們不要怨恨人家，我們要檢討自己，反省自己，我們是不是過去，得罪了人家？我們所做的事情，是不是妨礙人家？這個自己反省之後，不必怨恨別人，「行乎患難」，就在「患難」之中，甚至於遭人陷害，被人家陷害之後，遭遇到監獄之牢，監獄之災，被關到監獄裡面去了，或者被人家告狀了，這個都不要怨



恨。

照樣地，不要忘記修養自己的道，果然這麼做的時候，你應該有這個信心，雖然人家陷害你，來誣告你，你自己反省自己，於心無愧。實在沒有犯法，也沒有任何過失，自己還是，不要放棄自己在修道，一心在道上面來修行，你這個境界，不會很久，就可以轉變過來。就是不轉變過來，你要懂得儒家講的「天命」，我們這一生對不起人，沒有這個事情。你過去世也免不了，對人家有不對的地方，現在是結了果，你應該接受這個事實。接受這個事實，心裡還是很坦然的，你就是「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」。

◆果然這麼做的時候，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」，「無入」就是無往，「入」就是到哪裡。你無論到哪裡，這就是把前面，總結起來，就是說你在富貴的時候，你也自得，在貧賤的時候，你也自得。在夷狄的時候，到夷狄那個環境的時候，你也自得。就是在患難的時



候，你也自得。你看歷史也好，看古人那些小說也好，往往有，鄰居他家裡養的家畜，那個羊被人家偷去了，他說：你偷他的，普通人要辯白了，我哪裡偷了你的羊子呢？這個人很有修養，他絲毫不辯白，可是你說我偷：好、好，我就賠，我賠你吧，要賠他。結果沒有好久，羊子不是別人偷的，他那個羊在外面走失掉了，有好心的人，把牠帶回來了，你看看失了羊的這個人，很羞愧了，對於被誣告的人來講，他是受陷害了，受陷害這個事情又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他也沒有什麼高興的時候。就是這個「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」，不管別人對待他怎麼樣，他自己保持平素修道的心，不要變化，這就是「無入而不自得」。處處是自得。

鄭康成的註解說，君子「思不出其位」，這是照應上面的，「不願乎其外」，「思不出其位」是根據論語講的話，論語是根據周易裡面講的話。就是你在哪一個位子，就是照哪個位子來修持的，



「不出其位」。這就是「素夷狄，行乎夷狄。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」。

❖ 「自得」呢？「自得」是「謂所鄉不失其道」，這個鄉是讀向，古時候這個鄉字跟向是同一個字，鄉是方向，向著哪裡。「所鄉」就是無入的意思，「無入而不自得」的意思，你所向的時候，你無論，到哪一個環境，或者是無論你在哪一個地位。

「不失其道」，不要放棄你所修的這個道。君子學道，一方面自己在自修，就在自修的時候，又要教化他人，就是自修而後又同時教化他人，你這就是「不失其道。」就是修道、行道，同時候的。

「自得」是什麼呢？我們一個人，自修方面，心裡時時在道上面，自己心裡時時有道的時候。在富貴的時候，你也不怕人家來怎麼樣，又怕人家來搶你，怕人家陷害你，你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，你也不怕人家，來把你的地位搶去了。在貧賤的時候，你也自得其樂，像



孔子的大弟子顏回一樣，顏回那樣，一簞食、一瓢飲，那樣貧困的生活，他還不改其樂呢？不改其樂就是「自得」，「自得其樂」，對於自修方面來講。利他方面，教化他人，你在富貴的地位，你做的事情，對別人都有好處，別人得了好處，你自己覺得，啊！我今天又做一樁好事情了。心裡也是得到樂，得到樂趣了，你就是「自得」了。

就是在患難之中，在患難之中一想到，我對不起人，人家來陷害我，這是應該的，一檢討論之下我自己，這個沒有什麼好怨恨的。就是自己這一生沒有對不起人，我過去世也許有對不起人家，我陷害過人家，想到這裡的時候，還是自己心裡很坦然。一個人心裡沒有怨恨，沒有怨天尤人的心理，他就，能夠自得其樂，也是自得。

我們學中庸，講究修養，果然照上面所講的，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」「不願乎其外」非常重要，就是不管外在的人事，一切的環境，怎麼



樣的好也是好，不好也是好，完全要自己，就是鄭康成所講的，「不失其道」。自己隨時都要，保持自己這個「道」。不要失掉，無論處在哪個環境，都要自己保持這個道。不但自己保持這個道，處處還拿這個道，來教化他人，你就是在「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」，這個地位，你這樣做的話，對別人來說，人家看了，真正是一個好學的人，他也跟著你學。

文天祥，他在那個患難之中，對於後代的人，他那個「行乎患難」，對於後代的人，就是最好的，一個教化，我們還沒有遭遇到，文天祥的那種「患」難，普通人，人家對於我們一個毀謗，對於我們的利益、權力，一個陷害，那是微不足道，我們一笑了之，心裡很平靜，這就是「自得」。以上都做到了，那就是「無人而不自得」，你就是個有道之人，你有道之人對於自己好處，對於社會人群，也沒有不好的地方，處處對人都都好。



在上位不陵下

這是上回講到，「君子素其位而行」，意思就是說，在什麼地位，就怎樣來修行他的「道」。在富貴的時候就行富貴之道，在貧賤的時候，也照樣地可以行貧賤之道。總而言之，是不能夠放棄修道的，一個修道的人，不要受著富貴貧賤，這些環境的影響，甚至於在患難之中，以至於在夷狄，在外國都不受影響，這樣的話，就是「無入而不自得」了。你無論到哪裡，你都是安然自在的，上回講到這裡。

經 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

◆ 「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」我們修道的人，處在什麼位子，這是不一定的，就算是處在上位的時候，古時候最高的是天子，天子下面各國的君主是諸侯，諸侯國內有卿大夫，這都是在上位的人。在上位的時候「不陵下」，你居



在一個政治地位很高的人，你不要借著你這個地位，欺負人家這叫做「陵」，不要侵犯在你下位的人，你不要欺負在你下位的人，這是一種。

那麼再想對地來講，在下位呢？「不援上」，居在下位的人，比如說，你在一個機關裡面，做一個普通的職員，你對於機關首長，這個機關首長就是，在你上位的人，你在他這個機關裡面，做他的部下，那你辦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，依照公家規定的事情，你把你份內的事情，辦得很妥善就好啊，你不必援上，「援」這個字，鄭康成的註解，「牽持之也」，牽是牽手，持是牽著手不要放，就是巴結人家，在下位的人，你巴結在上位的人，你討他對於你的好感，這叫做援上。你在下位的人，你就是規矩矩地辦事就好，不必，用那些不正當的方法，來向他攀緣，巴結他，這兩句，一個是講在上位的人，讓怎麼做，一個是在下位的人，應該怎麼自處。

◆ 「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。」所謂「正



己」，自己做得很端正，個人的做人，在做人之道上面，不要有什麼愧疚的地方。在辦事方面，按照規規矩矩地辦事，這就是正己。你的一切行為就是很端正，這樣的話不必求於人，你自己做人、辦事，一切守住規矩，很正當地這麼做，那就不用求人。這樣的話「則無怨」，就是很少有人怨恨你，這裡講不是很少，可以說是沒有人怨恨你。在這裡，守住這個原則。「正己不必有求於人」，這樣自自然然地，別人對你就沒有什麼怨恨，就不會招怨的。

◆ 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」。照著道理來講，言語、行為，一切都是正正當當的，也沒有妨礙任何人，應該沒有人怨恨你。然而這個世間人很難說，你再怎麼是個正人君子，也許還有人來跟你為難，你做事也有做不通的時候，這個時候你不要怨恨。對上來講不要「怨天」，對下來講不要「尤人」，「尤」也是當怨字講，不要怨恨任何人。這個就不容易的，普通人遇到事情辦不



成功，或者遇見別人故意地來找他麻煩，或是人家來陷害他，難免心中有不平衡。不平衡、沒有修養的人，就發作出來了。

❖ 或者用言語跟人家互相指責（懟），或者用行動，採取報負的行爲了。修養好一點心裡也難免就「怨天」了，也「尤人」了。學中庸之道，前面那一段，講的非常重要，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。總之要知道，不能跟一般人那種見識，不要計較那些事情，中庸之道基礎的功夫，就是當你遇到有怨恨的時候，別人不管什麼樣的，對你無理地要求的時候。你都要把這個有所節制，不要繼續地往外發，那麼一個節制的時候，就能養其一個和，能夠得了一個和。

對於你自己，節制不是悶在心裡，把這些事情通通把它化解掉了，這就是你的功夫，你的身體也好，心理也好，就能得到安然自在。



經

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這兩句話是一個結論，「君子」能夠「居易以俟命」，「易」照鄭康成的註解，「易，猶平安也」，當平安講。「居易」就是君子不論在什麼時候，也不論在什麼環境，他的心裡都是平安自在，他的心裡始終是平衡的，「俟」就是等待的意思，「命」鄭康成的註解，「俟命是聽天任命」，「命」就是「天命」，「俟命」就是聽著天交付給你的是什麼「命」，

❖ 「聽天由命」，講到「命」字，一般人總是認為，好像這個太消極了，好像是自己絲毫不能作主，一切都聽命運的安排，沒有自己能夠改善的餘地。

實際上這是誤解，所謂「命」也好，「天命」也好，是天，天然的法則，這個天然的法則，是一個真理。一般人都知道，你做任何事情，做好事，將來你得的好的報酬，做的不好的事情，你應該也要負責任的。由這個意



義來講，這個命是自己作主的，自己造成的。

❖ 「命」不是現在，是他以前所做的這些事情，到現在有了效應了，就是這個命來了，一個君子他應該認命。這個「命」是他過去自己造成的，自己要承認，所以能「居易以俟命」心裡很正常，對人對事一切都是，正正當當地去待人接物。

◆ 「小人行險以徼幸」，「險」是很危險的，「行」就是他的行為，他要做的事情冒險，「以徼幸」，「徼」字當求字講，「幸」，一般人說是幸運，就是一樁好事情，或是一種利益，不當得而得的這叫幸。

❖ 拿做生意來講是將本求利，你付出本錢進了一批貨物來，然後到另外一個地方賣出，能夠賺進多少的盈利出來，這是應該得的利益。如果不是如此的話，你既沒有付出本錢，專門想從天外飛來一筆大財你發了，這就是不當得而得這叫做「幸」。



「徼幸」就是要求不當得的利益，或者用不正當的手段，做了一個大官，這個都是冒險的事情。

拿現在這個社會一般人，那些小人所做的事情，做一個例子

一個冒險犯罪的人，他無論是偷人家的東西，搶人家的東西，到手之後，他的心裡深怕警察找來了，時時刻刻總是有恐慌、恐怖。一個人經常地生活在這種恐怖、不安然之中，生活得太痛苦了。就是因為你僥倖、想冒險，那就是你一走，走不到幾步路，就掉到陷阱裡面去了。

這兩句話，相對地來講，就教我要學君子，「居易以俟命」，這樣心裡才安然。「小人行險以徼幸」，別說你冒險，你得不到那個好的結果了，就算得到好的結果，你心裡也不會很安然，你安不下來。

按，真正明白「天命」就知道，就算你冒險成功了也是過去所做而現在應驗罷了。既然如此，何必行險



造作罪業以後受報？所以「君子樂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爲小人」。

子曰：射有似乎君子

我們學君子之道，要「不怨天、不尤人」，遇到種種不幸、困苦、災難，明白「命運」是自己過去造就的，現在也沒有理由去怨恨，要懂得反省、檢點自己。下面拿孔子這幾句話，拿射箭來做比喻，

經 子曰：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

◆ 「君子」要「居易以俟命」，學「君子」就拿射箭來做比喻。

❖ 「射」是古時候那個射箭，射箭有各種射箭的禮。有大射、有賓射，大射就是，天子跟諸侯，各國君主，各國君主去朝見天子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在一起，舉行射箭這個禮，叫大射。或者是諸侯跟諸侯，舉行射擊這個禮，這叫大射。賓射，賓射也是在這個，就拿天子來講，諸侯去拜見天子的時



候，天子也拿他當做賓客來招待，這是賓射，「射」有種種的，現在就只講這個射了。

◆「射有似乎君子」，射箭就好像「君子」的行爲，「正鵠」，在古時候舉行射箭的時候，前面有射箭的目的，一個靶，古時候叫做「侯」。用一張布把它張開，放在前面有正、有鵠，

❖「大射」的時候，在標的那個上面用皮做成一個侯（圓圓的標的物）在當中，這個叫做「鵠」。

「鵠」是一個鳥，古時候叫鴻鵠，鳥是叫鴻鵠，在這裡讀音讀「古」。

❖舉行賓射的時候，就是用一個布做一個侯，候上面不用鵠，用個正。畫四四方方的一个方形的圖樣，方方正正的一個方塊，做一個標的，那叫正。這有點不同的，

無論是正、是鵠，它都是射箭的一個標的，就是一個目的。

「失諸正鵠」，「失」就是沒有射中，你的箭頭，沒有射中那個「正鵠」的時



候。「諸」這個字當於字講，於就是在，就是「失諸」，「失於」那個「正鵠」，就是沒有射上那個「正鵠」。

❖ 本來這個「諸」字是兩個字，是「之於」兩個字的合音字，之是之乎也者的之字，於就是在、當在字講，之於這兩個字，這兩個字拼音拼的之於，之於就變成一個「諸」。那個之字就是當代名詞用，就代表那個正鵠的，那個「於」當介詞用。在這裡就把它當「於」字講了，

「失諸正鵠」，就是你的箭沒有射到，沒有射在那個「正鵠」上面。

◆ 「反求諸其身」，射箭的人你不要怪別人，回過來、返過來，「求諸其身」，這個「諸」字也是當「於」字講，求「之於」自己。你回過頭來你不要責備別人，你要反求於自己（按，技不如人還是心理失衡），我再來練習練習，我一旦練習好了，我就能射中了，你這次射不中的時候，只責備自己，沒有練好這個技能。



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學中庸之道就是這樣，學中庸之道的時候，一切都是自己，從本身來鍛練、來修行。我們跟人家相處，或者是受人家的陷害了，受人家欺騙了，不要怨恨人家。古時候就有這些人，現代人更是如此。他爲了自己私人的利益，自私自利，他處處來欺騙人家、詐欺人家。

不存著僥倖的心理，你就不受人家詐欺了，你一旦受人家詐欺了，只怪你自己不小心，無心的是不小心。如果你自己甘願冒險的話，那就更不能怪人家了，那就是要「反求諸己」，不能夠怨恨任何人，這是一個君子基本的修養，你能夠有這樣的修養，前面講的「無怨」，自然就沒有人怨恨你了。

中庸

(之十五)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必自邇

經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必自邇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

◆ 學「君子之道」，這個「辟」字就是「譬」，「辟如」這是「譬如」的話。譬如行路，行很遠的路，必得從自己的家門裡，出了門，從「邇」近處到遠處，這是「行遠必自邇」。

◆ 再如「登高」，爬山，你要登上高山，必得要從山下往上登，哪怕坐登山纜車，也是從山腳下「卑下」，往上開到山上去啊！

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學中庸之道、學君



子，就是從本身開始。從低處往高處，從近處往遠處。學中庸之道，講到最高的境界，你不能說一步登天，要一步一步地走，先學著「喜怒哀樂」發而「中節」，跟任何人相處都能夠「和諧」，懂得「居易以俟命」，心裡始終保持一種，平靜的心理，不要讓任何人受你的傷害，就是「行遠必自邇，登高必自卑」。

詩曰：妻子好合

前面講到君子之道，拿行路來講，你走遠路要從近處開始，又像登高，你登到高山的時候，你必須從山下，從低處然後登到高處。這就是我們做人「修道」，就從本身開始來用功夫，

經

詩曰：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帑。

子曰：父母其順矣乎。



這是詩經小雅部分，一篇詩叫做常棣，「棣」，唐「棣」的那個「棣」，就是詩經裡面，「唐棣之華」那個「棣」，



「常棣篇」裡面有這幾句，就是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，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」。

這四句話，「耽」字亦作「湛」（音沉），讀「沉」音，跟上面「如鼓瑟琴」押韻。在詩經裡面，有註解注的音都把它讀「耽」音。兩種讀法都可以。「常棣」是「周公傷管蔡之死，敘兄弟之情，應相互友愛」之詩，這裡引用是教我們學中庸的人，從家庭裡面開始學。

在家裡面，夫婦是最近的人了，「妻子好合」，「合」是彼此意見都「相合」。一般人所講，「情投意合」，在情感上面互相都能夠相投，意見方面都能相合。「好合」是「合」到什麼樣子，說比喻了「如鼓瑟琴」，「鼓」當彈字講，彈這個「瑟」、彈這個「琴」。「瑟」這種樂器，它的聲音比較保守一點，低沉一點。那個「琴」的聲音比較開放一些，悠揚一些。「琴」代表陽，「瑟」代表陰，陰陽這兩種聲音配合起來正好。就如同丈夫跟妻子這兩個人，就



跟一個人彈琴，一個人彈瑟，「琴瑟調合」，拿「琴瑟調合」，比喻夫妻一切的意見都能夠「相合」。

再呢？夫妻以外就是兄弟，「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」。兄弟之間相處「和諧」，「和諧」之中得到那種樂趣，這叫和樂，「且耽」「耽」義為「深也」指樂得很深，「和樂且耽」，兄弟之間「和諧」的那種樂趣，一直在那裡沒有間斷的。有這樣兄弟相處的這種和樂的氣氛，那就是詩人所講的，這個家裡面「夫妻、兄弟」一團和氣，這是詩裡面這四句話。

◆ 詩句意思瞭解以後，下面就加上「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帑」。「宜」就是「適宜」，「爾室家」，「室」就是夫妻居住一室，一切的意見都和合、都相合，就是「宜爾室」。「家」呢？除了夫妻以外，兄弟在家庭裡面，也是一切都是和和氣氣的，叫和樂。就是「宜爾」這個家，整個說起來就是，「宜爾室家」。「樂爾妻帑」，「帑」，鄭康成在這



裡講，當「子孫」講，兒子、孫子，你這個家族、家庭裡面，每一個人都是這麼和和氣氣地，叫做「樂爾妻帑」。

經

子曰：父母其順矣乎。

如果上面都做到了，照詩經裡面所講的，那幾句話，「夫妻、兄弟」，家庭里老老小小的、子孫，每個人都得到這種和樂，這比什麼都好。這樣「父母其順矣乎」，「順」父母的心就「順」了，一切都感覺得安順了、放心了。要知道家庭裡面，兒女、兒媳婦，意見不「和諧」的時候，做父母的心裡就是不安了，他的心裡不順暢。

父母心怎麼樣順，以及家庭裡面夫妻怎麼樣地，像琴瑟那樣「調和」，兄弟怎麼樣能「和樂」，我們現代人體驗不到，也想象不到那種樂。我們每天看到的報導出來的，家庭的問題多得很，夫妻之間的問題也多。夫妻是家庭裡面，一個最基本的結構，有夫妻然後才有兒女，才有父子關係，兄弟關係，夫妻是人倫的一個開端。「如鼓瑟琴」，



那種境界想不到啊。必得要有七、八十歲以上的人，八、九十歲的人，在年輕的時候可以體驗出來。你只要不必要求對方，每個人站在自己的身分，這個立場，做到盡其在我，然後你就能夠體驗到，這裡面所講的「和樂」。必得要自己這麼去做，你才體驗到。

處處要求對方。你要求對方的話，那你只有痛苦，沒有「和樂」。兄弟之間也是如此，推廣開來，我們在社會上你跟任何人相處。自己盡自己的本分，心裡始終是「和樂」的，你就得到了。這是要「行」啊，一個「知」、一個「行」，知道這個理以後不算數，必得實際上去實踐力行，做出來以後，你才能知道這個味道。

中庸

(之十六)

子曰：鬼神之為德

上面舉那些例子，用這個比喻，我們從家庭裡面跟人家相處，做好之後父母親順心了。

現在從這裡開始，就舉「鬼神」他的「德」，學中庸最重要的是「誠心」，你學「中庸之道」，必得要用「真誠心」，你自己才能夠學得好。你跟人家相處，你也必得要拿「真誠心」，才能夠感化人。

經 子曰：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。視之而弗見，聽知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乎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



◆ 孔子說：「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」，
「鬼神」這兩個字，

❖ 在古人解釋有種種的不同，漢儒的鄭康成，講「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」。他說天地萬物，都是由「鬼神」那種氣份生出來的，他對於「鬼神」沒有特別的解釋，但是只講萬物的來源，都離不開「鬼神」，這是他的解釋。

❖ 宋儒張載，他說鬼神是「二氣之良能也」，二氣陰陽二氣，這兩種氣體它的良能，良是代表本有的，本有的能力，陰陽兩種本有的能力，這叫做鬼神，宋儒是這麼解釋法子。

❖ 南宋朱子，說「鬼神」就像是一種「性情的功效」，性就是「天命之謂性」的那個性，情就是人情世故的那個情，他說鬼神就好像是，一種性情的功效，一個功能、一個效驗，這是他的解釋法子。因爲宋儒他是避諱講鬼神的，所以他有這種講法。

雪廬老人從易經裡面引用。孔子在繫辭



傳講了，有這兩句話，「精氣爲物，遊魂爲變」，所謂「精氣爲物」，「精」是一種精神，人人都有精神，都有一種氣，學中醫都知道，人最重要的一個「精氣神」，這就是精神，「魂」人人都有靈魂，比如說，人死了以後還要七七四十九天之內，也許是轉世了，也許還沒有轉世。他的靈魂還沒有投胎去，還有靈魂在那裡，這叫「魂」，這就是「鬼神」，人有靈魂、有精神，萬物都有啊！沒有靈魂它就不能夠生長了，鄭康成所講的，萬物都是由「鬼神」這個氣所生出來的，人家漢儒註解的不會錯誤。

◆ 「鬼神之爲德，其盛矣乎」，鬼神他的德行，「盛」是無處不在，哪裡都有「鬼神」，雖然無處不在，但是「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」，你看不到，你聽不到，然而，「體物而不可遺」，「體」，鄭康成的註解，「體猶生也」，「體」這個字就當「生」字講，「可」當「所」字講，「體物而不可遺」就是說：萬物



都是由「鬼神」這個氣氛生出來的生物。而不可遺」，「無所遺」啊，「無所遺」是什麼呢？就是事情無一不是由鬼神那種氣生出來的。鬼神之氣賦予萬物，然後才有萬物，這就是生命的「力」。

◆「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」，古時候天子、諸侯都有祭宗廟的，「齊明盛服」，「齊」（讀齋）是齋戒，在祭祀之前，要齋戒。「齊明盛服」盛服就是穿上祭祀的衣服。「以承祭祀」，就「鬼神」來講，叫天下之人，使得天下之人穿上祭服，「齋戒」不但是穿「祭服」，在祭祀之前，前三天夫婦不能同房，這叫做齋戒。然後祭祀，鬼神才有感應，以承祭祀。

◆「洋洋乎如在其上」，「如在其左右」，「洋洋」是表示跟水一樣的，海水一樣，一片汪洋比喻「鬼神」無處不在。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」，你祭祀的人，心裡存著感想在祭祀時，祖宗的神就在你的上頭，或在你的左右，無處不



是你的祖宗，哪裡都是。祭其它的神明也是如此，所以在論語裡面講，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」，祭祀的時候，所祭的對象，那個「鬼神」，「鬼神」就在前面，他就在接受你的祭祀。沒有這個觀想，你心裡就不誠，「鬼神」就不來的。

❖ 等於一個普通人請客，你要邀請你的朋友，到你家來吃飯，或者你請朋友，到一個菜館裡去吃飯，你要誠心去邀請他。你是隨便說，我請你來吃餐飯吧，你隨便說一句話，有口無心的話，你的朋友不會來的，你必得要誠心誠意，正式邀請他，先徵求他，你在什麼時候有時間，我想請你去吃飯，表示你的誠意，你配合他的時間，這個人家才來啊！

誠心這樣祭祀的時候，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」的話，你就得到鬼神的感應，他就來享受你的祭祀。所以孔子講：「祭則得福」。有誠心的話，所祭的鬼神，他就感應來。那麼對待鬼神，



不能用假情假意的，我們對人也許用虛假心，還騙得過人，對於鬼神騙不過的，鬼神，你起了什麼心思，鬼神就知道，所以一定要誠心。

詩曰：神之格思

經 詩曰：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

這個詩是引用大雅裡面的，詩經大雅裡面有一篇詩抑之詩，裡面有這幾句話，

◆ 「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」，「神」就是「神明」，「格」當「來」字講，「思」這個字不是當思想講，這個字是當語助詞。「神之格思」就是，神明來，神明來了。

「不可度思」，「度」是猜度的、猜測的，「神明」是來或是不來，沒有辦法猜想他來，什麼時候來啊？你猜想不到。

◆ 「矧可射思」，「矧」是當況且講，這個「射」，這裡是讀「易」當「厭倦」講，或是當「懈怠」講。就是說祭祀的



時候，神明他來的時候，祭祀的人想象不到，我們只有拿真誠心，來感應就可以了。

既然如此，我們拿真心祭祀都來不及了，何況我們還能「懈怠」嗎？懈怠、很厭倦的心理來祭祀，那個鬼神絕對不會來的。

就是告訴我們，鬼神是無處不在，我們對於無處不在的鬼神，你看不見、也聽不到。你只有拿真誠心去祭祀他，才能感應他來，你絕對不可以拿「懈怠心」去應付了事，那感應不到的，這一篇意思是如此。

經

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

◆ 「夫」語助詞，要說話之前先說一個「夫」字，然後說出來就很自然，「夫微之顯」，「微」是很微細，微到人家看不見，聽不到那種程度。雖是那種程度，「顯」最隱微也就是最明顯啊，這個道理，我們學中庸之道應讓要瞭解。不要認為，鬼神我們看不到、聽不到，鬼神就不在，不是如此。鬼神雖然我們看不到聽



不見，他是最隱微的，然而哪裡都有鬼神。這就是讓我們瞭解，做任何事情，都要拿這個真誠心來做事，我們對待任何人，都要拿這個真誠心來待他，這才是「修道」的人。

◆ 所以說：「誠之不可揜」，「揜」是「掩蓋」的意思，「誠」這個字，沒有辦法把它隱藏起來，「如此」就是，像上面講的鬼神那樣的，你想瞞過鬼神，瞞不到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不拿真誠心來待人，想用虛假心來欺騙人，欺騙不到啊！經書裡面提醒我們，「毋自欺也」，你欺騙不到自己，你自己受害了。學中庸之道最重要的，就要拿這個誠心，誠心待人就是拿誠心待自己。「天命之謂性」，失去這個誠心的話，學幾輩子你也學不到，誠這個重要就在此。

中庸

(之十七)

子曰：舜其大孝也與

本章經文讚歎舜的德行，義在從人事上舉事實，讓我們瞭解學中庸之道。「舜」就是在中國講廿四孝，他是第一位的大孝子，他所以成為聖人，就是從修『孝道』成就聖人的。在他那個家庭裡面，對於父母，對於他的弟弟，那樣的表現。後來由人家推薦給堯帝，堯帝把他請過去以後，經過很多的事情，給他試驗著來辦天子的事情，後來由堯帝禪讓位子給他。以後舜帝也把天下禮讓出去。這樣的德行使孔夫子推崇不已。

經

子曰：舜其大孝也與，德爲聖人，尊爲



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

◆ 孔子講：「舜其大孝也與」，「舜」這位聖人，他是「大孝」，是大孝子。「與」是一個活動的語氣，說到舜帝是一個大孝子，「德爲聖人」他修養的德，他的道德成就了，成爲聖人了。後來受了堯帝禪讓給他的天下，所以「尊爲天子」，有天子這種尊位，「尊」是受人尊敬的那個天子之位。這兩句話就是說，有聖人之德，又有天子之位，就是「有德有位」。

所謂舜帝是一個大孝，他原來是普通的人，在當時還沒有人把他推薦給堯帝的時候，他曾經在歷山作個農夫耕田，所以「舜耕於歷山」。也在河邊作陶器、作手工，那麼都是普通人。可是他雖是一個普通人，他能夠在家庭裡面，對於他的父母，盡到應盡的孝道。他的家庭，父親腦筋不大清楚，父親娶了第二位太太，也就是舜帝的後母。他的後



母，在養了小孩子以後，也就是舜帝的弟弟，同父異母的弟弟，家庭里有這幾位成員。父親腦筋不很清楚，聽他的後妻的話，後妻對於「舜」很不好，不拿平等心來對待「舜」，偏愛她自己的兒子，但是不管家裡這些人，對待「舜」是如何，然而「舜」對於他的父親，對他的後母，以及他的同父異母的弟弟，不問別人對他如何，他是盡到對父母的孝道，對他的弟弟也盡到，做哥哥應盡的本分。

他逐漸逐漸地，使他家裡這些人，不致於犯下更大的罪惡，這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後來他以這個孝，讓人家發現了，把他推薦到堯帝那裡去，所以孔子在這裡講：「舜」他是大孝，這個孝可以說「舜」就從，學孝道來成就聖人的。所以「德爲聖人」，修養聖人之德，「孝」是修行的一個根本，他成就爲聖人了，有聖人之德了。有了聖人之德，要知道他「尊爲天子」，然後得了天子這種尊位，尊重、尊敬的位子，同時又「富有



四海之內」的，都歸他治理。他就是由『孝道』，成就他聖人之德，才有這樣的一個成就。

◆「富有四海之內」，四海之內，在那個時候來講，整個中國大陸就是一個天下，都是天子所治理的區域，一個天下。「宗廟饗之」，天子他要祭祀祖宗，用設立宗廟祭祖的，「宗」是祖宗，「廟」是什麼呢？根據漢儒註解，「廟」是什麼？「廟」是當貌字講，容貌講，祖宗供奉在宗廟裡面，後代的子孫到宗廟里祭祀，就如同見到祖先的容貌，所以這叫做宗廟。天子的宗廟，由他本身往前往上追七代，一般說天子有七廟，再往下呢？他的子孫，這樣的話，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」，「饗之」是在宗廟裡面，供奉的歷代的祖宗、祖先，來享受他的祭祀。「子孫保之」他的子子孫孫都來保持這個祭祀，一直不會斷絕的。做了天子對於，對於宗廟祭祀這麼重視，這是報答根本的。要知道自己修養這種德，做上了天子的大位子，要知



道是祖宗，好幾代以來積累下來的『道德』，由他本身再加以修養，才成就的。因此做了天子，對於宗廟要注重祭祀，這是報答的根本。

舜帝接受了堯帝，把天下禪讓給他以後，他到了後來，也同樣把天下讓夏禹王。這樣，子孫保之的「之」，不是保有天下，而是「保」他這個宗廟的祭祀，由他的子孫一直保持到後來，始終不會斷絕的。

❖ 比如說，到了周朝，周朝的周武王伐紂成功以後，就把舜帝的後代，封在陳國，所以陳國就是舜帝的後代子孫。因此在舜帝讓位到夏朝，夏朝後來到了商朝，商朝到了周朝，所以舜帝的子孫一直到後來，子子孫孫來祭祀祖宗的宗廟，這個沒有道德是辦不到的。

從中國歷史知道，三代以後，後來這些歷代的君主，他開闢天下的時候，轟轟烈烈的，到了後來亡國的時候，都是非常悲慘，他的後代亡國的後



代，那些亡國之君，以及家族的那些人，都是死得非常淒慘的。

對比，這是講舜帝有大孝，然後成就他的聖人之德，做了天子。這還不算，他禪讓的這種德，更是不得了的，天下都可以讓給他人，其它什麼事不可以讓啊？就憑禪讓這個讓字，就跟孝道一樣的，就能夠成就聖人。

「聖人」不會像我們這些平凡的人，起心動念都是爲自己一切的利益來著想。遇到有利害的時候，就跟人家起衝突，跟人家爭奪。其實我們平凡之人，所謂的這個「我」，就中國文化講到真實的話，這是一個假的、假我，不是真我。真我就是，「天命之謂性」那個天是天然的，天然而有的這個「性」，也就是本來就有的，就是「本性」，或者是「天性」。

❖ 這就知道，我們任何人這個身體，包括我們現在起的這個念頭，這個思想，這個都是虛妄的，把我們「本性」（真我）遮蓋住了，障礙起來了。



要學堯舜禪讓，天下都可以禪讓給別人，何況我們普通，跟人家小小的利益，為什麼不能讓啊！你不懂道理就不肯讓了，你懂得中庸之道，懂得這個道理的時候，任何事情都可以讓，讓得愈多，讓得愈徹底，你的「本性」開發得愈快。

在今日之下，一般人看起來，這個好像做得未免太過分了，人家是一切不講道理的，你也讓他。今日之下也有很多那些父母，也有很多父母不好，你也是要講究對父母孝順嗎？這是現代人的看法。中國的文化，講五倫道統，五倫的修養『各盡其分』。我們做兒女的人，只管盡我們的『本分』。現代人不認同沒有關係，我們懂得這個中庸之道，自古以來求學修道，但為自己的修道來修養、來學習的，不必想到人家怎麼樣對你的觀感，那一切不用管，這才是真正的「修道」。

◆ 「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



名，必得其壽」。所謂「大德」，「大德」就是指的成就聖人之「德」了。我們一般在世間做一些慈善的事情，你用財物救濟人，或者用你的能力，或者用你的學問，種種的來幫助別人，當然這個也算是德。然而，那是普通的「德」，不能算「大德」，必得要開發自己的「本性」，這個「德」才是「大德」。可以說這個「大德」也是由於你修行種種的功德累積起來，你的「性德」才能開發出來了，由「修德」而開發了「性德」了，這是「大德」。

「大德」「必得其位」，他必然得到天子之位，因為你有這個「德」，你來替天下人辦事情，天子就是要為，天下人來辦事情。為天下人辦事情，可不是普通的，你必得有『智慧』，要有『公平正直』的心，你這樣才能夠把天下事情辦得好。你公平辦事的這種「德」，再講你辦事的『智慧』，從「性德」出現的，從本性這個德出現的，有「本性」這個「德」，你才能辦天下大事情，



所以「必得其位」。如果說是『有位』而『無德』的話，那就像後來夏朝的後代最後那個暴君，夏桀王有天子之位，沒有天子具備的聖人之德，他害了天下人，最後夏朝的天下被他斷送掉了。殷朝，殷紂王也是如此，所以說有「位」而沒有「德」，對於天下人固然是有害，對於他本人更有害處，所以是「必得其位」。

◆ 有位就「必得其祿」了，做天子就有天子一定的『俸祿』，「必得其名」，名是天子之「名」。這個「名」，中國文化，講這個「名」要『名符其實』，就是「必得其名」，必得天子之名，一方面有「天子之位」，一方面有「聖人之德」，『有德』『有位』這個「名」，是『名實相符』。否則的話，這個「名」與事實不合的話，這就得不到這個「名」，得了這個「名」的話，就是根據上面『德』與『位』都是相符的。像舜帝呢？他就「必得其名」了。

◆ 「必得其壽」，『壽命』，也必然得到，



舜帝壽命很長，

❖ 宋儒朱子就是朱熹，他說，舜的壽命活到一百一十歲。

❖ 孔安國注尚書，在尚書的孔傳裡面講：尚書孔安國的註解，說舜帝活了一百一十二歲。

❖ 漢儒鄭康成的註解，他說舜活一百歲，這有三種講法。

這三種講法，都算是得了壽了。我們現在也有一百歲的人，一百歲算是人瑞了，人中之瑞了，這不容易的事情。舜帝他是活一百歲以上的，這是「必得其壽」。

經

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

所以天的生物，天的生養萬物，它是公平的，比如說天這個下雨，天上的雨露，它是公平的給地上的萬物，都給它滋潤，這是公平的。但是地上的萬物，有得到雨露的滋潤，有的得不到滋潤，這個有差異了，為什麼有差異呢？

◆ 「必因其材而篤焉」啊！這個「因其材」



，「材」是什麼呢？各位看鄭康成的註解，「材，謂其質性也」，這個「材」就是萬物他的質性，「質」他的本質。「性質」就拿我們人來講，各人有各人的「性質」。或說「性格」，更容易懂了。所以「因其材」，因著萬物，這個包括人類、其它的動物，這種性質而「篤焉」，「篤」鄭康成講，篤是厚也，當厚字講。

這個他說：這就是說

注

善者天厚其福，惡者天厚其毒，皆由其本而爲之。

所謂天生養萬物，「因其材而篤」的意思，就拿我們人來講，你是善人，天就成就你、幫助你，得到很好的結果，讓你得了很多的福。惡人，天也叫這個惡人得到災禍，很多災難。好像這個天給善人一種獎勵，給惡人一種懲罰。實際上說起來，天是公平的，既是公平的，爲什麼？，善人，天是厚其福呢？讓他得到福，惡人讓他得到毒，毒就是毒害，讓他將來受災害，這怎麼說呢？我



們可以說一個，後面有個比喻，不妨在這裡說一說。

就拿樹木來講，樹木長得很好，有根、樹幹有樹枝、有樹葉，它要經過雨水滋潤的話，長得很茂盛。假使這個樹樹根壞了、現在雖然還有樹幹在天下雨也下在這個樹上，反而還加速地讓它毀壞。用人來講，那些造惡的人，雖然他的生活環境跟一般人一樣的，他的『罪業』造得愈多，但是他的結果就跟那些善人不一樣。不能怪天。

這是天的生物「因其材」，天實在來講，它只是一個幫助的力量，不是主要的力量，它還是公平地對待萬物的。瞭解這個理的時候，遇到好的事情，就瞭解它是怎麼來的，要再培養以後更好，就是天給你的幫助。這個惡人如果自己謙虛的話，從此他可以改，改過向善，一切都是要從自己做啊。

◆「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」，「栽」不當栽樹講，這是說一個人就象樹木一樣，本身有往外生發的潛在的能力，能



夠接受雨露的滋潤來生長，這種潛能，這叫「栽」，這在乎自己。所以「栽者培之」，我們自己有潛在生存能力的時候，這個天就幫助你，能夠培養得很厚。反過來，「傾者覆之」自己不好，快要傾了，在這時候，天也是幫助你「覆之」。這就說明，『天』因「其材而篤焉」，『天』「因其材」，你不能怪天不平等，自己要得到天平等的照顧的話，那就自己要學好。自己處處不要「傾」，。用在我們人身方面來講，一個人要修養端正『人格』，『人格』一傾斜的時候，愈傾斜倒得愈快。明瞭這個道理的話，我們在做人的時候，不能夠有一絲一毫忽略了。保全『人格』，有好的『人格』，才能學爲聖人。

詩曰：嘉樂君子

後面舉詩，詩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，在五經裡面有詩經，這裡就引用詩裡面幾句話。

經

詩曰：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，宜民宜

人，受祿於天。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

「詩曰」，詩大雅裡面的一篇詩叫做嘉樂，這裡叫做：「嘉樂君子」，這個「嘉」字，在現在毛詩的詩經那個本子裡面，當「假」字是個假字，在這裡引用的是「嘉」字，那裡是「假」字，所以有這個不同。根據孔穎達的解釋，這是因為詩經到了漢朝，傳授這個詩有四家，我們現在所看的詩經，一般叫做毛詩，毛亨傳的詩，也由於他做註解的。除了毛詩以外，還有齊詩，齊國的齊是齊國的，齊國人傳的。還有「魯國」的叫魯詩。還有韓詩，齊、魯、韓二家。

◆ 「嘉樂」，此祝頌周王，規戒百辟卿士之詩。「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」，一直到「自天申之」，這六句，是詩經裡面的文字，六句都是詩，後面那一句，故「大德者必受命」，那是做中庸的人，就是子思，加一句結論。

「嘉樂君子」，「嘉」當「善」字講，就是贊美的意思。「樂」是很歡喜的意思。



『君子』是有德有位的這個君子，指的就是周成王。詩人做這一篇詩，他的用意在贊美周家的周成王的「憲憲令德」，「憲憲」在毛詩的本子里，叫「顯顯」，明顯的顯字，在這裡的「憲」字，也是因為那個關係，毛詩的本子，跟齊、魯、韓三家的本子，有些字是不同的。

◆ 根據鄭康成的註解，「憲憲」是「興盛之貌」，很興盛的意思，這是一個講法。凡是興盛，當然要有很多具體的，那些事物表現出來這樣「憲憲」，也可以解釋為「顯顯」，就是明顯的意思，「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」，讓人家很明顯的看出來，他這個德「令德」，「令」當善字講，善德，這樣好的道德。

◆ 「宜民宜人」，「人」「民」這兩個字，現在合起來講都是指的一般人，就是人民。在這裡講，人是人，民是民，鄭康成的解釋，「宜人」是有官位的，「宜民」就是一般人，「宜民宜人」，「宜」是當宜之，一切都適宜，他這個君子有這種「令德」，對於他的一般人民也



好，一般官吏，他的臣子也好，沒有不適宜的。拿現在的言語來說，人的人緣非常好。三代以下的，當然有些明君，受到一般人的愛戴。可是要讓所有的人，朝廷的臣子，天下人都這樣擁護他，這就很難辦得到。沒有「德」是可以的，是辦不到的。

◆再就是「受祿於天」，他做天子一切本於他的「道德」，來為天下人辦事，所以說是「宜民宜人」。他這個俸祿，「受之於天」，「天」是按照天理應該得的俸祿，受之無愧。如果說沒有這個德，像夏桀王、殷紂王，他那個「祿」絕對不是『天祿』，那個「祿」受得違背天理，他不是造福天下人，他是害天下人的。像這個詩裡面所，贊美的周成王，他「受祿於天」，「受祿於天」這個「祿」是合乎天理的。

◆「保佑命之」，既是「受祿於天」，他就得到天理的「保佑」，「保佑」就是保護他，使他的「俸祿」也好，位子也好，一切都受到「天」的「保佑」。「保



佑命之」，「命之」自古帝王、天子都是「受命」，受天之命，來做天子。天一方面又「保佑」他，又「授命」給他，讓他把天子的事情做好。上天把自己的兒子派來這叫天子，來為天下人，辦事就是治天下。所以他命令他，命令他又保護他。

◆「自天申之」，「申」是一再地重複它，「申」就是對那個命字講，不但「授命」，授一次命給他還不算，還要一再地來申告於他，讓他盡到他做天子的責任。這是詩裡面六句話。

◆「故大德者必受命」，「大德者」，就是借著修養聖人之德，開發出自己「本性」具有的「性德」，這種人就是「大德者」，他必然「受命」，必然受到天交付給他這個使命，使他來做天子。

中國文化做天子，拿現在來講做一國的領袖，就是來辦國家大事。現在民主國家的總統，在君主立憲的國家說是首相，按照中國這個文化來講要有這個「大德」，「必然受命」。參加競



選你不必跟一般人那樣，付出那麼多的力量，甚至於用那些不正當的手段來競選。

退一步講，你沒有這個「大德」，你用種種的方法，你參加政黨，由政黨提名，借著黨的力量，把別的黨把它打敗了，自己勝利選上了。選上了如果你還有一些道德的話，你繼續做還是不錯的。假使說沒有具備這個德，頂多做這一屆而已，就算在這一屆之內，你不是爲天下人來辦事情，而是爲著自私自利，爲了自己的名利在辦事情，看看前面，「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，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」，經文講得很和平的，它是用比喻的話，一想到那句話，自己要恐懼了。

今日之下，我們有幾個人，把自己的「性德」開發出來啊，可以說沒有啊，我們不能拿這個嚴格的標準，來看待一切人，所以我們放寬的看。放寬看，你有這個機會，有這個環境，一切的條件選上來的時候，你學了中庸之道了，你



趕快自己往這個道上去修養啊！你就借著這個位，一方面來替天下人辦事情，一方面你自己正在學這個中庸之道，這就是前面講：「必因其材而篤焉，栽者培之」，你這就不是「傾者覆之」了，你是「栽者培之」了，這就好啊！所以儒家的學術講的，「萬物皆備於我」。一切的事情，完完全全地，具備在我。一切都向「自性」中求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，都是一個目的，要開發自己的「天性」，往「自性」中求。把「自性」開發一分出來的話，也可以稱得上是部分的聖人了。

因此，瞭解中庸之道，知道「大德者必受命」，從這一句話往裡面研究，研究的目標，那就借著你自己從事政治，你不論在哪一個國家，也不問你在什麼位子上，你就是做一個小的，職位很低的公務員，你也是政治啊！你借著任何事情，

❖ 你在學校里當一個教師，辦教育，做任何一個行業，你都可以借著你這



一分事業，來培養你這個「大德」。這樣的我們學中庸之道，你就可以，把修養中庸之道，在你所從事的各行各業，把它生活化、工作化。一方面做事情，一方面「修道」，你這樣學得是輕鬆愉快，這樣的「學道」，就是實實在在的「學道」，你無時無刻不在那裡「修道」啊。

儒家的文化，好處在哪裡呢？只要我們肯，虛心地這樣往裡面學，人人都可以學，你不管做什麼事情，你都可以學，愈往裡面學，你愈發生自己有樂趣了。然後你一直往上面修養，又有樂趣，自己得到好處，其它的人他得到你的好處，

❖ 你做公務員你絕對不會，爲自己私人的利益來用心思，你一定全心全力地，要把公家的事情辦好。

❖ 你做教師的人，你的心就放在學生的身上，你要把書教好。

❖ 你做個醫生的時候，你把這個心，要放在病人的身上。



❖ 你辦廠生產產品，一定要求很嚴格的質量。

你有這份心思，你就是「修道」，所以從這個，「大德者必受命」，這個「命」是廣泛的來講，廣泛的來說你受了命。你一天一天的在那裡，培養自己的性德，把這個性德開發出來，你就能夠成就中庸之道了。

這一節先舉出孔子對舜帝的評述，舜行「孝道」成就聖人，再舉出詩經裡面那幾句詩，讓我們學中庸之道的人，在人事上面來學，學「舜」，學詩經裡所贊美的那個「君子」，就從本身學。本身不必一定要像「舜」那樣做天子，要知道舜帝做天子之前，在平常就修有聖人之德，才做天子。這樣想，我們就從自己所做什麼事情，來「修養」我們這個「德」。